「回報眾籌」成功 支持者動機左右大局

王靜

科大商學院資訊、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副教授

企業家和小企業愈來愈多地使用基於「回報眾籌」(Reward-based crowdfunding),來為其創意項目籌集資金。為了保證募集到的資金,大多數眾籌平台都要求認捐總額必須超過預先設定的籌資目標。在眾籌過程中,從開始到抵達資助門檻的不同階段,支持者的行動會受到什麼因素影響?是一個很有趣也很值得探討的問題。事實上,在「回報眾籌」愈來愈受到青睞的趨勢下,更多地了解支持者的行為動機,對此趨勢的健康發展是有利的。

四種眾籌方式

近年所興起的眾籌——從眾多個人那裡籌集資金,每個人出資很少,這種取得資金的途徑受到愈來愈多行業從業者和學術研究人員關注。常見的眾籌模式有四種。1. 捐贈型模式(donation-based model),即不給捐贈者任何回報,常用於救災、醫療、扶貧等公益事業的籌款。2貸款型模式(lending-based model),眾籌公司向貸方提供有吸引力的利率,歸還本金,以眾籌款項向個人提供眾籌貸款,用來債務整合、家庭裝修、汽車融資等目的。3.回報型模式(reward-based model),企業家從支持者那裡籌集到資金後,給予支持者非金融的回報,如新的產品或服務。4.股權型模型(equity-based model),這種籌資方式類似於基於回報型模式,因為它也用於為初創企業提供資金,但不同之處在於支持者獲得公司股權而不是非財務獎勵。

在這四種眾籌模式中,筆者對「回報眾籌」最感興趣,因為此籌資方式已成為企業家和小企業籌集資金的可行選擇,許多跨越藝術、電影、遊戲、音樂和技術等各個領域的創意項目,都通過這種眾籌方式成功獲得資金。截至 2018 年 10 月,最大回報眾籌平台之一 的 Kickstarter,已從全球超過 1500 萬支持者那裡,為超過 150,000 個項目籌集了 39 億美元。另一個平台 Indiegogo 於截至 2018 年 1 月,亦為超過 800,000 個創新想法籌集到 13 億美元。

純利他和不純利他動機

儘管回報眾籌平台很受歡迎,但支持者承諾和分享行為背後的動機,尚不完全清楚。有學者曾作研究,基於調查數據的研究揭示當中既有純利他主義,也有不純利他主義的「親社會動機」,例如,溫情效應(warm glow)、形象關注(image concerns)以及基於回報的經濟動機。然而,不同動機在推動支持者行為中的相對重要性的研究,卻各有說法。一些研究表明「親社會動機」的強烈影響;而另一些研究則指出經濟動機的主導作用等。筆者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,我們旨在通過實證調查支持者在不同籌資階段的動態行為模式,去更深入地了解支持者的動機。

眾說紛紜 未有定論

我們利用了大多數回報眾籌平台(如 Kickstarter)所採用的「全有或全無機制」,即項目創建者設定籌款目標(門檻)和時間段,然後支持者前來為項目認捐,以及/或在社交媒體網站上分享項目信息。當在籌資截止日期前籌集的金額達到門檻,創作者才能保有認捐的資金。現有的研究文獻,對支持者在回報眾籌中的決策制定,將資助期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,顯然有所不足,因為在達到資助門檻不同階段做出承諾的支持者,可能具有不同的動機。筆者通過今次的研究,冀能填補這方面的空白,從而對回報眾籌支持者的動機,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。

有研究指出,在達到項目門檻之前,「親社會動機」在支持者的決策中起著重要作用,支持者可能會給錢或與朋友分享項目信息,因為他們有幫助項目創建者和支持事業之心。 觸發其親社會行為的因素,可能包括幫助他人的感覺良好、產生有意義的影響、樹立良好的形像等。此外,獲得回報的願望,可能是支持者支持行為的另一個驅動因素。然而,在此階段,項目質量和未來成功的不確定性,可能會削弱這種經濟動力並阻礙支持者作出捐助貢獻。

感知影響力與閾值啟示

隨著項目接近其資金籌集的門檻,項目失敗的風險大大降低。在此階段,認捐支持者可以左右項目的成敗。此時,感知影響力(perceived impact)提升,可能會給支持者帶來極大的成就感和滿足感,這反過來又會增強他們的「親社會動機」,並促使他們認捐的可能性大幅增加。在這個關鍵時期,口碑推薦也可能會加速,因為在社交網絡上分享項目信息,可以促進籌款

當塵埃落定,籌集資金項目達到閾值(threshold)之後(閾指界限,故閾值又稱 臨界值,是指一個效應能夠產生的最低值或最高值,即打破原有均衡引起的變化),支持者就會確定項目的成功,並把達致資助目標視為項目質量高的標

誌。 因而,獲得回報的經濟動機得到增強。支持者在這個階段的資金行為,更像是預購預售,他們的分享行為與在線購買中的產品推薦高度相似。不過,親 社會動機可能會被削弱,因為無論未來支持者的行為如何,項目都會被實施。

不同階段的不同變化

在達到資金門檻的不同階段,支持者數量和在社交媒體的分享可能不同,這有助於揭示不同動機在支持者決策過程中的相對重要性。在這項研究中,我們構建了一個用 Java 編寫的數據「爬蟲」(crawler written),從 2015 年 10 月7日到 2015 年 12 月 15 日,從「細粒度級別」(fine-grained level)每兩個小時提取一次 Kickstarter 上的項目信息,總共 70 天,並採用「固定效應負二項式模型」(fixed-effects negative binomial model),來檢查支持者行為的變化,並發現兩種類型的閾值誘導效應。

有關研究方法和計算,不擬在本文詳述(有興趣的讀者,可參考筆者的論文, Threshold Effects on Backer Motivations in Reward-Based Crowdfunding)。只聚 集研究的發現和結果。

我們檢測了達到閾值階段對「回報眾籌」中支持者承諾和分享行為的影響。 研究發現,在項目達到閾值的幾個小時內,支持者的支持激增。這可能基於支持者因接近目標而產生的「親社會動機」增強。此外,支持者的支持在達到閾值之前,明顯高於之後,提供的經驗證據表明,「親社會動機」在推動支持者的承諾和分享決策方面,超過了不確定性減少和「羊群動機」。

「親社會動機」影響力最大

扼要總結,首先,在項目接近其資金門檻的幾個小時內,支持者數量和在社交金媒體 Facebook 的訊息分享急劇增加。其次,在達到閾值之前的幾天裡,支持者的數量和 Facebook 的分享,大大高於之後的幾天;這兩種類型的閾值效應,在公益項目類別中更為明顯,這與公益項目更有可能誘發支持者的「親社會動機」的理論是一致。研究結果提供了明確證據,證明「親社會動機」對推動支持者行為具有強大影響。此外,目標接近性(goal proximity)和項目「親社會性」,對支持者的親社會動機有積極影響。這些研究發現,對回報眾籌的設計起重要的參考作用。